

目 錄

夜 (詩)	萬信紗廠	孫伯陽 (1)
張工長 (山東快書)	鐵路四工段	汪耀璋 (2) 毛文廷
責任 (小說)	寧波鐵工廠	胡青劍 (4)
鐵樹花開 (小說)	第四布廠	郭佳樑 (14)
一枝鋼筆 (獨幕兒童劇)	海 燕	(20)
烏金礦 (獨幕諷刺劇)	教育工會	王友根 (25) 孫 紹
面向現場 (獨幕諷刺劇)	鐵路四工段	姚景樓 (41)

夜

万信纱厂 孙伯阳

夜，
籠罩了整個廠房，
四周是那末寂靜，
人們早已入夢鄉。
日光燈
把車間里照得比白天還亮。
我們精神飽滿地
掌握住機器，
指揮它和我們大合唱。

夜，
籠罩了整個廠房，
四周是那麼悶熱，
樹葉兒一點沒響動，
好像夏日中午一樣，
鼓風機的涼風，
把車間里吹得像春天一樣，
機器的齒輪越轉越快，
紡出的紗條又牢又光，
我們勞動的勁頭越幹越強。

夜，
籠罩了整個廠房，
四周是那麼寒冷，
河水結冰，

像塊天然的玻璃窗，
橋上是誰撒的糖？
不，那是天上下的霜。
車間里水汀的暖氣，
監視着寒暑表的水銀，
叫它只許上昇，不許下降。
落紗的聲音「沙」……
像飛一樣。
我們競賽的熱情，
像熔爐里的鋼。

夜，
籠罩了整個廠房，
四周是那麼寂靜，
人們睡得又甜又香。
我們手足不停，
勞動的歌聲越唱越嘹亮，
歌唱我們祖國的新面貌。
用我們勞動的智慧，
把它打扮得
更加美麗，更加漂亮。
時間老人啊！
你就是坐了噴氣式的銀燕，
也永遠追趕不上。

張工長

(山東快書)

鐵路第四工程段 汪輝璋 原作 金刀改寫
毛文廷

三月里桃花朵朵放，
四月大麥粒粒黃，
祖國的春天風光好，
處處充滿新氣象，
先進生產者運動大開展，
新紀錄如同長江起波浪。
按下閒言且不表，
表一表橋樑工地新來的張工長，
張工長，未來之前就聽人講，
二班的工長不好當，
這個班情況複雜難領導，
同志們一人一個樣：
周云水同志常「鬧病」，
小黃的思想意識不健康，
還有那臨時工的趙老三，
整天光想回家鄉；
自個回家還不算，
還想拉老李一同到家走一趟。
真乃是十人就有八條心，
工作起來不像樣，
消極怠工沒批評，
積極的同志沒表揚，
好的壞的一鍋煮，
苦辣酸甜一鍋湯，
論工作三天兩頭完不成，

更不要說什麼好質量，
張工長想到這些事，
不由得腦門有些脹。
這一天灌注混凝土，
亂哄哄幹了一後晌，
有的累的滿頭汗，
有的好像很平常，
計算產量和工率，
每工只有一點一立公方。
張工長一見着了急，
心里想這樣下去可嚇唬，
祖國的建設這樣快，
我們這工作像啥樣，
看起來大家對建設意義沒認識，
明天先要通思想。
第二天出工任務一布置，
張工長扳起面孔開了腔：
「唉！同志們：祖國的建設任務
重，
工地如同是戰場；
咱們要質量產量都提高，
保證天天打勝仗，
今天按人分好工，
看誰的成績頂漂亮，
周云水同志砌片石，

小黃同志填土牆，
其餘同志跟我來，
一齊動手打樁樁！
張工長這邊剛住口，
周云水那邊連聲不住喊工長，
「俺今天身體不舒服，
想到保健站里去一槍」
張工長看看周云水，
身體黑胖像周倉，
上工前又說又唱哈哈笑，
怎么突然有病染身上，
「好！你要是到了保健站，
病假條子要拿一張。」
回頭又把小黃叫，
砌片石工作你承當。
小黃一聽搖搖頭，
對着工長把話講：
「工長，你分配俺工作俺接受，
不過是困難之處我要講，
一來是這項工作我不熟練，
二來是砌片石工作俺是外行，
依我說還是另派別人幹，
免得工作受影響，
如果是定要我去幹，
恐怕是工程質量沒保障！」
張工長看此情形急了眼，
怒火陣陣沖頭上，
過去只聽說這個班不好搞，
那知道糟糕成這個樣，

越思越想越有氣，
恨不得馬上去找領導要求改改行。
處在萬般無可奈，
楊岩貴一傍開了腔，
「工長，既然是他們不能幹，
砌片石工作我承當。」
張工長連聲答應好！好！好！
心里一閃好亮堂，
俺只說同志們都落後，
那知道積極的因素沒發揮，
羣衆的力量沒發揚，
光憑俺一個來指派，
三頭六臂又有啥用場；
常言道十個指頭有長短，
握在一起有力量；
要把積極的當成火車頭，
車頭後邊掛車廂，
利用先進帶落後，
落後的才能緊跟上，
張工長想到此地松了口氣，
心中像開了兩扇窗。
從此後領導方法大轉變，
有事情先找羣衆來商量，
今天的工作如何作，
分工如何才妥當，
人人心裏都明確，
工作起來信心強。
這一天砌片石劃分了四個組，
小組競賽開展的強，

頭一天楊岩貴組名列第一，
黑板報上受表揚。

周云水看到黑板報，
看了一行又一行，
眼看着楊岩貴組上了報，
咱不說心里直癢癢，

「噱！沒想到俺老周掉在人後邊，
他老楊竟然中紅榜，
明天咱們試試看，
看到底誰是爛泥誰是鋼；
不是我老周吹牛皮，
工地上面看短長，
砌片石工作俺拿手，
俺組還有老李老趙和小王，
他們人人有技巧，
身體結實有力量，
只要俺力量配備好，
工作效率保險強，
當晚就開了小組會，
同志們個個決心強。」

第二天生產定額被突破，
名列前茅受表揚。

張工長一看心高興，
總結了經驗又推廣，
從此後你趕我來我趕你，
一個更比一個強，
同志們個個鑽研顯身手，
小組會共同又把竅門想，
先進的爭取更先進，
落後的不甘落後緊趕上，
又是挑戰又競賽，
熱火朝天真緊張，
定額常常被突破，
受到上級來表揚，
新紀錄一個接一個，
第二班的情況大變樣，
落後班從此成先進，
上級通令來嘉獎。
這本是生產故事一小段，
說的不好請原諒。

責 任

寧波鉄工厂 胡齊釗

「二點四、二點四，真他媽的倒楣，這季度真是完蛋啦！」昨夜聽了金鵬長十月份生產小結報告以後，一片怨天之聲像決了口的提壩一樣在車間各處泛濫開來了。

「人家那管你死活？」怪來怪去又怪到檢驗員的頭上去了，「反正他開報廢單比什麼都便當。」

「整天蹲在檢驗台上，挑這挑那的，我就不服他有多大能耐，自己也許連根羅絲都車不出來呢！」

「別說啦，別說啦，」個人廢品率每月總在百分之三以上的小劉朝正在走來的檢查員林迪狠狠的睨了一眼，大聲地道：「這叫做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他的話聲剛一落，好像是預先約好了似的，馬上哄起一陣懷有故意的笑聲。

林迪手里拿着三只廢了的連桿羅柱，原想走來通知仇師傅，向他說明報廢的原因。現在他爽性站下來了，用着對峙的眼光，應戰似的環視了一下周圍，最後在小劉的車床上停住了。他看到了小劉那副自得其樂的模樣兒，不禁上了氣，趕過去冲着他就訓：「什麼小鬼、閻王，你還認為多出廢品是光榮的事情？嗓門嚷得比屋柱還粗，這是可恥，可恥。」說完，不待小劉回嘴，轉身一溜回到檢驗站，鏗鏘一聲把手中三根光得發亮的羅柱往台上——擡，自個兒怔怔的生起氣悶來：——

「這像話嗎，生活是你們做壞的，廢品率百分之二點四也是你們超出的，自己撒的爛屎就淨想往人家身上抹，沒介容易，難道想叫我隨隨便便的把不合標準的另件混過關去？嚇，辦不到！這是我的責任！」

他想起三個月以前，自己從技訓班學習回來後，就幹上了這門檢驗工作，他熱愛這門工作，他曾幾次在人前驕傲地稱自己是「人民的眼睛」。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遇到過了很多抵觸；老師傅不服他的教管，說他是黃毛小子，懂個啥；青年工人拿着報了廢的另件嚷着要把他拉到檢查科長那里去復驗；連工段長成志坤也把他看成是個「挑眼虫」；是塊段里完成計劃的絆腳石，背地裏在廠長跟前訴說他太苛刻啦，愛挑眼啦。但是，這一些阻梗，都靠林迪堅持不苟，靠着他自己工作認真嚴格的精神初步給扭正過來了，工人好像已經覺得同他吵是吵不出什麼花頭來的，能有啥用呢，他就是這樣一道嚴密無縫的關口。

可是，近來自從廠領導上提出了大量增產的號召以後，接着又頒行了每月每季的獎勵制度，工人對他的意見不知怎樣又驟然增多起來，對抗的情緒甚至比剛開始的時候更為厲害，工人看到檢驗員就像見了三世

冤家一樣，臉上馬上流露出挑戰的神色，或者竟然遠遠的避開了他，不願理睬他……。

「噢，難呀……」想到這裡，林迪不由得又輕輕的嘆起氣來：「左又不是，右又不好……。」

「檢驗員、檢驗員同志！」一疊聲粗急的叫喊，逼使他回過身去，迎面跑來的是車工張年裕師傅，他把手中一張黃色的廢品通知單沒頭沒腦的朝林迪臉上亂幌，「八只？什麼毛病，要報廢八只？！」

「廢品單上不是寫得一清二楚的。」林迪好不容易用最大的耐勁才把快湧到喉頭的怒氣壓制下去，只冷冷地迎着張師傅好像要噴出火來的眼睛回答說。

「好，就算小了一絲，一絲比你的汗毛還細幾十倍呢，你說，小一絲到底對質量有什麼影響，你說……」

「當然有影響，我是根據質量標準！」

「嘿，質量，質量，就好像只有你一個懂得質量。我不信……」

「不信，你去找史科長，我這裡是決定報廢！」林迪乾脆關上了的台上的窗門，背過身去，隱隱的還聽得見張師傅在窗外怒聲的咕噥着：「既然你懂得質量，爲啥早點不告訴我，等出了這麼一大批才……好，算你有本領……」林迪裝做沒有聽見，管自己的驗看地上一大堆長長短短的鋼婆司。

門「吱」的一聲被推開了，走進來的是檢查科長史元愷。

史科長一聲不響的望着從窗口離去的張師傅的背影，良久才緩緩的對林迪說：「這樣可不大好，小林，得注意工作態度呀！」

林迪滿以爲可以乘這個機會把自己一肚子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向檢查科長傾訴了，誰知道史科長一開口就批評起自己來了：「嗯……」他覺得鼻子酸溜溜的像要哭出來：「是我不好……史科長，把我調回車床上去吧！我担不了這項工作，算我……」可是，又好如自覺理屈似的，他的聲息真是越說越細，終於變成了微弱的嘟囔了。

史科長看着在他面前一個才上廿歲的青年，倔強但仍不脫稚氣的圓臉，笑了起來：「怎麼，想甩「紗帽」了。」接着他說：「我知道檢

查工作不好做，也因為這樣，上級才決定派你脫產去學習，回來後又調你到了金工車間當檢驗員，難道說是黨派錯了人？」史科長看着小林難過的臉色緩緩語氣：「你工作很認真，對產品質量控制得很嚴格，這很好。但是工人對我們有着許多意見，且不管他們是从那一個角度出發的，其中有一點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他們不是說我們終日只坐在檢驗站里，光知道挑毛病，開報廢單，找他們的別扭，是這樣嗎？」

林迪默認地點點頭，原先他還以為科長不了解實際情況，光會批評人呢。

「當然我們不是找他們的別扭，這是我們的責任。」史科長接下去說：「但是，我們的責任就是有這一些些嗎？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一點呢？」

史科長靜靜望着林迪的臉孔，像等待回答似的，但林迪沒有吱聲，只是把頭扭了過去，避開了科長質問的目光。

「你不聽見剛才張師傅說：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呀！這話不錯呀，我們能不能早一點在廢品未出以前就告訴他們呢？這是工人對我們的要求；但也正是工作本身向我們提出來的新的要求。說得明顯一點，今天，在我們檢查員肩膀上的責任應該是：保證產品質量；防止廢品產生。」

史科長最後一句方向性的斷語重重的打着了林迪的心坎，他不由主的抬起頭來用乞援的目光望着史科長。史科長轉身走到那塊掛在檢查台上的質量牌的跟前，指了指牌上一道道觸目的黃綫、紅綫繼續說：「今年除了三月份完成計劃較好外，其他幾個月來廢品率都超過了指標，特別是近幾月來超過得更厲害。當然，這中間同你掌握質量比先前嚴格了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正是說明了我們檢查工作並沒有做得像我們自己所想的那樣有成效，在幫助車間減少廢品上我們還差了一點，要是這一點也能够做好了，那我想，我們當檢驗員的一定不會再受工人的「氣」了，而是受到他們的讚揚和擁護了，至於你的「紗帽」也決不會再想丟給我了。」

史科長的諷語的結尾，使林迪的臉上不覺泛起了紅暈，他很後悔自

已竟向科長說了些完全不是自己想說的話。但他也覺得很痛快，他想再說幾句保證之類的話來回答科長親切而動人的啓示，但一時又說不出來，只是圓睜着二只黑油油的眼睛，朝着科長笑笑。

臨走時，史科長又鼓勵了他幾句說：「現在你肩胛上的責任又壓重了，工作就是克服困難。只要熱愛自己的工作，能鑽進去，刻苦地頑強地鑽進去，我想你照樣能够把這副重担担起來的，並且會担得更好！」

陽光透過窗櫺從外面斜射進來，林迪細眯着眼睛出神地凝視着地上一大堆被太陽照耀得金光燦爛的鋼麥司：——

「又要把它挑出來，又要不讓它產生……這這簡直是個『矛盾』……要是我能整天守在机床旁邊看着他們就好了……哧！」他馬上被自己這種簡單的打算引得好笑起來：「看你，儘想煉不化力氣的便道上走，一個人那能守住三、四十台机床呢？『工作就是克服困難』，科長說得對，既然工作要求我負起這份責任來，我還想閃閃躲躲的逃避？……」

他倔強的齧了齧嘴唇，青年團員的責任感喚醒了他，使他重新鼓起了堅持工作的信心：「要鑽進去！要想出辦法來！」

這以後，林迪變得沉靜起來了。「責任」二個字像二塊大石頭重重地壓在他的心上，在先前，當他一想到自己幾月來認真嚴格的把守住了關口，從沒有讓一只廢品混漏過去過，心里不免會湧起一股樂滋滋的味道，雖然工作差不多天天要「受氣」、「挨罵」，但這些並沒有使他驕傲、自豪的感覺有所減少，他儘可以用同樣尖刻的話把它們全都抵了回去。可是，現在呢，現在他開始對自己不滿起來，在開報廢單的時候心境也沒有像經常那樣的乾脆，坦然了，心頭總好似做了什麼過意不去的事情，覺得忐忑不安；先前從來沒有引起過他多大注意的掛在板壁上的質量牌，現在看起來竟會使他感到特別的驚心觸目，「這都是國家的損失啊！」他眼看着一條條向上爬的黃綫痛心地想。「要是能不讓它們上升該多么好呀！可是我得把廢品一只只的給挑出來……」

林迪陷入苦惱的沉思中了。

× × ×

那天，是星期日，林迪一早跑進新華書店。他一本一本的翻遍了工廠企業管理之類的書籍。可是，困難的事情不是那樣的容易現成就可以解決，書本子里並沒有使林迪得到什麼令人滿意的東西。他感到有點失望。只好懶懶的把已經疲倦了的目光移向旁邊的一架書櫃。……突然，他的眼睛射擊了異樣的光輝，一本厚厚的紅褐色精裝書面上邊六個燙金的大字，使他的心禁不住急劇的跳了起來。

「臨床診療手冊，臨床……」他重複的唸着書名，一邊急促地從書架上取下這本厚書，順手掀了起來。他不懂醫學，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就是憑着這個響亮的書名，已經給了他很大的啓發了。

第二天，他把自己經過一夜苦苦思考後所得出的一套完整的想法，詳細的告訴了史科長：

「要是我把工段里所有机床全給編上號次」，他竭力不讓自己過份激動起來，把話說成重重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在每一台机床旁邊放上一只木箱子，里面分成三只小箱，第一只和第二只用來放已經驗過的合格零件和廢品，配上了鎖；工人把車好的活自己認為滿意後放進第三只箱子中，等着檢查員來驗。我呢，肩上掛着一只工具皮袋，依號次一台一台的臨床巡迴過去，看到第三只箱內有活，就馬上拿來檢驗，驗好後按合格品、廢品分別放進第一、二只箱子中去，并合上了鎖，再在記錄本上劃上進度紅綫、黃綫，同時立即把檢查結果告訴給工人。譬如說吧，小劉他最會把牙子車破頭，我巡迴過去一發現，就馬上對他說：『小劉，當心呢，別讓進刀松了，已經有一只牙子破了頭了。』說着就幫助他一道校准了橫進刀，等一切交待完畢了，再走向下一號次机床……」

「好呀，是個好辦法！」史科長的眼睛不由得放出了稱讚的光采，高興地說：「很好，確實是一種科學的管理工作方法。等你把全部机床巡迴遍了，第一台机床又等着你去檢驗了，是這樣嗎？」

「是，這叫做『臨床診療法』」林迪笑着點點頭，調皮地說。

「那末，你就是治病的大夫了？」

哈……林迪由衷的笑了起來，多日來積鬱在心頭的悶氣和由於睡眠

不足所顯現在他臉上的倦容，一下子像烟霧一樣的被吹得無影無蹤了，活潑、健康的眼神重又照亮了林迪紅潤的臉龐。

「就這麼辦！不過你要注意一點，就是必須掌握生產進度，等一批另件加工完畢了，得及時開箱，否則會影響下一道工序的進度。這樣吧，所有要添增的東西，全由我請示廠長辦妥，你要好好的同車間做好聯系宣傳工作，特別是同車間領導上！」史科長頓了頓，加重了語氣：

「要把它看成是一種新的制度來實現，準備克服一切障礙，等得出經驗來，還要把它推廣到全車間！」

「祝你做個好大夫吧！」史科長伸出了熱情的手「你預備給你們新方法取個什麼名字？」

「就叫它『三箱臨床巡迴檢驗法吧！』」

「好！就這麼叫法。」

林迪緊緊的捧住史科長的手掌，就像捧住「勝利」和「榮譽」似的。他感到全身充滿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氣。

× × ×

林迪跑進車間辦公室，去找黨分支書記許宇同志。

許支書耐心地聽完了林迪的述說以後，熱烈地表示完全支持。他認為這是一種消滅廢品非常有效的方法，「因為」，他說：「我們已在時間上控制了廢品——檢查員比廢品跑得快！」他當即決定下工後就召開生產小組長會議，討論實施的具體做法。

這時，剛巧工段長成志坤拿着一大卷月報表走了進來。許宇看到他一臉的瞞意，不等他坐下就大聲地說：「老成，別再整天埋怨檢驗員給你挑眼啦，人家小林可給你想出了好辦法來啦。」

「好辦法！」老成幌了幌腦袋：「好辦法，除非他……」他想說除非他病了或者辭職了，但是一眼發現林迪正端正地坐在許支書的對面，用二只明亮的大眼睛好意地打量着他，即止住了口，只是長長的吁了一聲，就倒進寬大的靠背藤椅中去了。

「除非是我不幹這一行了，是不？」林迪笑了笑：「辦不到了，就是趕着我，我也不願離開它啦。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已經把自己的工

作改進一下了。」

老成的眼皮上隱隱的掠過一絲欣意，但馬上裝作無所謂的樣子說：「是該改進改進啦，工人對你的意見多得快要溢出來了。」當然成段長所說的「改進」是含有對質量放鬆一點的意思的。

許支書打斷了他二人不着主題的對扯，他直截了當的說了林迪的新檢驗法——三箱臨床巡迴。末了，他又加上了句：「這是預防廢品最好的武器，應該馬上幫助檢查科貫徹！」

老成起先還懷有成見地眨着眼睛，愛理不理的翻着自己的報表，等許字一說完，興奮得霍地跳了起來，跑過去緊緊摟住了小林的圓臉龐，不斷的搖幌着：「怎么，你藏有這樣的妙法兒，不早點使出來？唉！小林呵，害得你大叔好苦呀！」

「是呀！害得我也好苦呀，可是，我這只笨腦瓜就是現在才頂使用起來。」

嚶……嘿……一陣爽朗的大笑，不禁使坐在靠壁角的記錄員小英圓睜着二只受唬的眼睛，怔怔地望着他們呆住了——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聽到這樣盡情的笑聲了。

林迪沒有預料到自己的新方法竟能這樣快的就得到了車間領導上的支持，他說不出自己是幸福，還是感動。

第二天，林迪就協同車間訂了三箱臨床巡迴檢驗的守則，在守則討論中，工人代表對檢驗員只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要求：巡迴得越勤越好；毛病挑得越多越好。

木箱子很快就製成了，黃黃的一只一只整齊地按放在机床旁邊。箱邊顯目的漆着朱紅的字碼：1；2；……7；……25……。

× × ×

這天，林迪肩上掛上了一只特製的皮袋，在第5號机床旁停下來了，掌車的正是張年裕師傅。林迪从容地从皮袋中摸出了分厘卡，又从第三只箱子里拿起了六只油灰凡而座，仔細的卡了起來。

「全部合格！」他和藹地向張師傅報告了檢查結果：「要注意凡而錢呀，張師傅。只能再少一點，不能再大了，你看，這只已經嫌大

了。』他等張師傅親眼看過了凡而綫以後，就把它們鎖進第一格箱子中。

『好吧，好吧。』張師傅望着林迪離去的背身，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說。但是心里不由不使他感到信服：『這小鬼，是誰幫他想這個鬼法兒來啦。』

林迪依次的巡迴下去，可以看到他不時的停留在机床旁邊，在低聲而真切地向工人解釋些什麼，聽着的人總是滿意地點點頭，好像在聽取什麼寶貴的教益似的。

『小林，你看這樣會不會太松？』

『檢驗員同志，這是第一件活，你先看看，好不好？』

『林迪，快到這裡來呀！……』小劉總是比別人喊得更急，更起勁……。

林迪成了車間里的忙人了，工人們把這個廿歲的小青年當作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指導員了。

『這樣一來，你可累了不少了。』成段長曾不止一次的感激地對林迪說。

『再累也累不到我，工人需要我，你說，還有比這個更高，更可貴的獎勉嗎？』林迪回答說。

日子在一天一天的過去。

人們所盼望的十二月一日終於來到了。

十二月份生產月報表用大字報張貼在金工車間大門口的黑板報上，人們從老遠就可以望見一條鮮紅鮮紅的標綫，追過附近的任何一條綫道，高高地沖出在黑色的定額綫上，一條短少得可憐的黃綫道正萎縮地附在它的旁邊，不用說明，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工段，林迪和成志坤的工段的完成計劃的標綫——百分之一百十三，而廢品率已經被壓降到0.63的地位上了。

林迪站在擁着看榜的人羣的後面，臉上露着微笑，在他那個強的永遠點燃着青春的火的眼瞳里，放射着再也掩蓋不住的湧自內心的幸福、自豪的神采。

老成從背後拍了林迪一下肩膀，猛地向他緊緊抱住了林迪的腰圍，把他舉過了頭頂。

「同志們！」他高聲的喊了一聲。

馬上，林迪被百十只粗壯的手臂托着，高高的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工人們把自己心中的歡樂和興奮全都集中的放在林迪的身上了。

「放下來吧，看把人給丟昏了。」許支書擠進歡騰着的人羣中間，叫大家安靜下來，他走向林迪，親切的注視着林迪由於激動和羞澀而泛着紅光的臉龐說：「小林，你的新檢驗法勝利了。」

林迪用手背抹着閃着淚花的眼睛，抖聲地說：「勝利了，這是黨的勝利，大夥的勝利。」

這時，從人圍外面鑽進來第五工段長老楊，他大聲叫道：「大家聽着，我代表第五工段全體工人要求在本月份開始立即在我段設立三箱。小林，你要把經驗全都說出來，可不能有半點保留！」

「對，我們工段也不能再遲了，立即實行！」第四工段長王斌也高聲嚷起來。

許支書看到大家這樣高漲的熱情，馬上用同樣高亢的聲調回答大家說：「一定滿足你們的要求，靠着大家的支持，三箱臨床巡迴檢驗制一定能夠迅速地在全車間推行起來。」

× × ×

這一夜，林迪睡得很晚，白天的情景使他久久不能合眼，「幸福，這就是幸福」。他重複着自己才寫在日記本上的感受：「一個人只要他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溶合到集體勞動中去，同大夥在一道為了一個共同的偉大理想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天大的矛盾和困難都會在他的面前潰倒下去……」。想着，想着，他又想起了以前向史科長訴苦，丟紗帽的那股勁兒：「噯，看我那時光……」他忍不住輕輕的笑出聲來。

鉄 樹 花 開

第四布厂 郭佳樸

初夏的晚上，太陽已經收縮了通紅的光線，晚風吹來，給人們帶來了一絲涼快。這時，在廠旁的柳樹下，大伙兒都擠在一起乘涼。年輕的姑娘們，還正在唱着優美動人的紹興戲，聲音悠揚地隨風飄盪。接着，傳出了一陣叫好聲和拍手聲。

「別鬧啦！現在我們來換一換口味，喏，老楊前天剛從家里回來，現在請他唱一出京戲好不好？」張師傅建議說。

「好呀！老楊是唱京戲的專家啦，我敢說，馬連良當年還比不上他哩！」小金調皮地在一旁幫腔。接着，用手擺動着紙扇，脚下踱着方步，學着老楊的音調唱起來，惹得大伙一陣大笑。

這一下，可觸犯了正在沉思的老楊，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站起來，指着小金吆喝道：

「小鬼，別捉弄人，年紀輕輕，也學起人家的模樣來！」

說得小金頓時紅了臉，「哼」的笑了一聲，態度顯得尷尬。在旁的大伙看到老楊發火，剛才滿肚子的高興，現在象放上冰塊一樣，冷卻了半截，一個個悄悄地溜走了。

「老楊，你快近50歲啦，還是一付大號炮丈！人家跟你開個玩笑，你就沉不住氣，說得人家回不出腳來。」張師傅責怪他。

「噢，現在什麼都變啦！」老楊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說：

「張師傅，你說說，我待學徒……」

「說起學徒？嘿，甘蔗越老越甜，你真有好福份呀！難道眼下已有三個還嫌少嗎？」

「不！我說的是我待學徒怎麼樣？」

「這個……」張師傅一邊說，一邊想：老楊今天又在跟學徒生氣啦。過去他曾經聽人家說過，他們的師徒關係并不好，現在聽到老楊問起這話。不覺皺了皺眉頭，慢吞吞往下說：

「據說你不肯把技術教給他們。不過，清官難斷家務事，我也說不清楚。」

「啊！張師傅，難道你在布廠里幹了多年的活，還不知道我們漂染部的工作嗎？這個工作說粗嘛，當然要有力氣才能幹。說細，可真象穿針眼一樣，不容易哩！我學生意的時候，光學染元色，就要整整兩個年頭。」老楊又象解釋又象訴苦似地說。

「當然，和過去來比，那真是天差地遠了。」

「是呀！我當年做學徒的時候，那個師傅肯樂意將技術教給我，我就背着師傅學，才學到一點。在今天可不同啦，他們要我在一年內將染色技術教會他們，還要說什麼訂個師徒合同。」

「那太好了！有個憑據嘛；誰還敢說你不肯教！」

「你真是閉着眼睛說瞎話。」老楊有點不耐煩了，「這付担子可不輕哪！三四十年的飯怎能一口吞下，當時我叫他們別心急，慢慢來，狗急跳牆一定會碰壁。不知那個徒工就說我是『保守』。保守！這頂帽子我可擋不住呀！我說這話，實際上要他們學得精一點，好些，那知反而沒苦吃討苦吃，自搬石塊壓脚面！」

「依我看，現在他們還沒有技術的時候，也敢同我鬧別扭，那麼到學會技術以後呀，一定是線長風箏高，把我看小啦！」

「水有源，樹有根，那時候他們怎麼會忘記你師傅呢！憑良心也說不過去。」

「楊師傅，你在這里嗎？嗨！我全廠都找遍你啦！」這時，車間主任唐東升匆匆跑來說。

「叫我？」

「是呀！郁廠長叫你去。」

×

×

×

郁廠長低着頭，背着雙手，若有所思地在屋內踱來踱去，除了聽到他皮鞋的走動聲外，一切都顯得很靜寂。斜對面的寫字台旁，唐東升正伏在台燈下，手上拿着兩塊布礪，比了又比，一會兒站起身來，蹙着眉、搔搔頭皮，一聲不響。

老楊走進廠長室，郁廠長連忙招呼他，請他坐下，一面順手倒了杯開水給他喝，然後說道：

「楊師傅，又要打擾你了，有件事要同你研究一下。」

郁廠長從唐東升手中接過兩樣塊布，湊到老楊面前說：

「你看，這兩塊淡綠色『春光格』樣布，顏色相差嗎？剛才紡織品公司來電，說這批春光格與色樣不同，要全部作次布處理。」唐東升接着說。

老楊將眼光集中在布樣上，反覆地比了又比，確實覺得不對頭，心里不覺一陣緊張，想着：糟糕！顏色果然會相差這麼多呢？於是問道：

「這批紗是那天染出的？」

「剛才我叫唐東升查了查，恰巧是你回家的時候，謝古章負責染的。」郁廠長說。

「在染的時候，色樣與標本對了一下，還不見得差；那知後來逐漸變淺啦！真是屋漏巧遇連夜雨。」唐東升說完，嘆了一口氣，一面用手拂去了頭上冒出來的汗珠。

「謝古章當初怎會沒發覺呢？」

「其實這也難怪他。漂染部除了你有技術外，其餘的都是剛出娘胎沒見過天的人。不過，說也奇怪，解放幾年來，他們好象仍舊是老樣子，何況還是同你在一起工作哩！」郁廠長說。

廠長這幾句話說得很平常，但老楊却覺得話中有骨，直刺疼。

「廠長，那麼現在布机上還有百餘疋布未落，怎麼辦呢？」唐東升在一旁非常着急，恨不得廠長立即提出個緊急處理的措施來。

「到今天木已成舟，要返工根本不可能。依照檢驗標準那只好全部作次布哩！」

「作次布？」唐東升吃了一驚，象要提醒廠長似的接着說：

「那麼這批春光格，就要損失三百餘元錢啊！」

「三百餘元！」老楊感到這個數目不算少，暗暗吃了一驚。

「是的，不過問題不在於這三百元，更重要的還牽涉到質量。現在人們要求我們生產出好布來，可是我們却逆風駛船反而往後退。」郁廠